

人民幣國際化 港須積極分憂



學者論衡
陳文鴻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近年似乎是發展極其遲緩。在1997年前，香港是日本的離岸金融中心，也是東南亞的國際金融中心，當時香港貸款總額中

以國際貸款佔絕大多數。97年後，日本駐港的中央銀行辦事處與日本銀行撤退，改而在日本國內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放棄了香港離岸金融中心的作用。自此之後，香港貸款總額的國際比重大跌。

二十年後的今天，國際貸款還未恢復當年的比重，香港亦轉變為中國內地提供資金的國際金融中心。國家推行人民幣國際化，香港本是取得先機，俗稱「點心債」的以人民幣計價債券，建構內地人民幣資金與國際市場的連接，其後香港的股市港滬通、港深通，以至最近的債券通，都是中央政府利用香港的金融體系與國際連繫起來，推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和影響。

可惜的是，特區政府和香港業界所關心的只是「北水南調」帶來的短期利潤，不關心制度創新與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只是香港居民存款套息為主的市場，「點心債」推動乏力。「一帶一路」建設裏，香港也不尋求積極地參與，更沒有規劃怎樣擴大人民幣債券的發展。

相對而言，上海即使受制於內地金融體制的不完全對國際開放，還是積極努力開發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滬港通之後，現在是滬倫通。通的話，香港這個內地股市的國際窗口便被倫敦分流，以倫敦深厚的國際金融資源，香港怎樣競爭呢？香港基本上是守株待兔，不居安思危，全無作為。

更關鍵是，中國正創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是在美國操控的全球銀行間支付系統（SWIFT）以外，提供不受美國金融霸權挾持的國際支付體系。在當前國際上因美國金融霸權而開始的去美元化的發展中，中國正提供一個並行和可靠的選項。中國的CIPS系統在2015年創立，今年5月2日第二期建立起來覆蓋全球所有時區，正式成為與SWIFT抗衡的全球系統。或許發展壯大還有一段頗長的道路，但卻是國際金融一個巨大的創舉，與人民幣納為國際貨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體系之內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同屬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步發展。

CIPS系統落地在上海而不是香港，人民銀行的說法是爲了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放着香港這個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而不用，顯然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沒有信心，對香港的金管局並不放心。

對中央政府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是**大事**，關係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香港懶散不為，且過度依附美國金融霸權，不願意在制度創新方面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對沖來發展中國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中心從來都不深化，只是作為中央政府與國際金融投機者的鬥爭場所。就算是「一帶一路」的建設，香港並沒有規劃製造資源條件去成就為「一帶一路」中的金融中心。相反地，中央批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企業開始發行人民幣債券，在滬交所深交所上市，倫敦也積極籌劃把它的國際金融資源投入。

香港是不願，不願背後是否有美國的身影呢？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长

戴氏「希望聯盟」 實是「港獨聯盟」

議事 論事

沈家聰

戴耀廷雖說是法學副教授，但其實更應該是「厚黑學」副教授，他有兩個特質，一是極擅製造「語言偽術」，二是深諳「鼓動煽惑」之能事。從「和平佔中」，再到「雷動計劃」、「風雲計劃」，不斷製造新詞，不斷欺騙年輕人，一次不成功又換一個招數。日前他又出新招，打出要在香港成立「希望聯盟」，以推翻極「專制統治」云云。但其對國際政治的無知、對自己公信蕩然的無視，言論除了增加市民笑料，實際上沒有任何作用。

自馬來西亞選舉結束後，戴耀廷接連數日就在不斷散布其新的「理論發現」，到了昨日更在《蘋果》撰文，稱馬來西亞大選的結果「可以說是以選舉突破專制統治的經典事例」，香港也可以學習。

他並舉了三個建議。第一，建立一個近似「希望聯盟」的牢固反對聯盟；第二，運用高超策略與技巧策動一場全天候選舉運動，從選民登記就要開始動員，並向選民發出清晰信號，展示反對聯盟是有能力執政並取勝的，「若訊息能被廣泛散播，只要反對聯盟能贏得選舉，就有望突破專制統治，那麼選民就有更大的動力去投票」；第三，反對力量的政治聯盟需抱有更強的使命感，就像「希望聯盟」選擇一個能將不同派系團結一致的信念，而非單純以政治理念或種族進行聯合。

反對派勿輕信「搭沉船」

只要對戴氏過去的言論有所了解的話，就可以很容易發現，「港版希望聯盟」的這一套所謂的「新理論」，與其過往的「和平佔中」、「雷動計劃」、「風雲計劃」沒有本質區別，都是提出一個看似美好的前景，然後要求反對派內部要整合、團結。所不同的只在於，以前是用美國的「例子」，這次則換成了馬來西亞。

然而，稍有國際政治常識的都會知道，以「專制統治」來形容選舉失敗的納吉布政府，是極其錯誤的，馬來西亞的選舉更替，根本無關「專制」。而馬國政權的更替，亦是其國內自身發展的體現，也不是「專制」被推翻。

當然，戴耀廷對國際政治的「一知半解」，目的是要服務於其政治野心與意圖。因為只有抹黑馬來西亞，才能達到「鼓舞」香港反對派的目的；只有描繪「推翻專制統治」的美好前景，才能欺騙到更多少不更事的香港年輕人。

顯而易見，戴耀廷最大的政治意圖，並非所謂的實現普選，而是如其所說的「推翻」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徹底改變香港的憲制秩序與政治地位。這與其早前到台灣、日本出席「港獨」活動時發表的言論，以及詛咒中國「分裂」、「解體」、「崩潰」的言論如出一轍。他要成立港版「希望聯盟」，可以想見最終必定是「港獨聯盟」。如果反對派輕信其謬論，最終必定是「搭沉船」，不可能有好下場。以現在戴耀廷的言論及其表現，他已不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極端舉動，值得公眾警惕。

「國際創科中心」要契合「國家所需」

焦點

關注

劉哲

年4月，分4個階段過境至香港。其中就科研基地平台建设方面，香港共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及6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有關項目申請已獲批准，撥款亦已到。

說到做到，而香港創科亦已經得到了實際的政策與資金上的支持。但是，香港需要對所處的發展形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創科並不能以「散養」式發展，也不能完全一面倒追逐於其他地區的需要而前進，香港的最高端創科必須也只能在「國家所需」中發揮「香港所長」。離開了國家發展的大局，香港創科要想得到大的發展，是不現實的。

習主席在批示中指出：「香港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衆多愛國愛港的高素质科技

張倩盈的悲哀

有話

要說

吳軍捷

因甚為可疑。更大的可能，是她認知的偏失。她可能從小不知道自己的祖上來自何處，香港又是經過多少磨難才有今天的成就。不知道在香港歷史上，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外來移民、英國人和外國人，以及內地政府的政策對香港發展起了什麼作用。她根本不懂得僅從地緣政治上，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連港英政府亦不敢否認。遺憾的是，回歸後特區政府並沒有在教育上，向回歸前後出生的孩子灌輸國家意識，這也是張倩盈的悲哀。

愛國其實是一種情感，只能在環境裏薰陶，在愛的溝通中泛化。香港的孩子，大都從小學習感恩，學會愛，愛父母，愛家庭，愛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一種初始的生活習慣和感情，進而愛香港，認同自己的祖先，尊重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也就尊重我們所屬的祖國，愛家愛國是一種天然渾成的東西，希望孩子都走文明社會的共同正路，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張倩盈生活在香港，也該懂得愛與感恩吧？

「聽到國歌就作嘔」的人，吃中國菜、飲中國水、使用中國語言及文字時不會「作嘔」嗎？那麼，張倩盈難道如伯夷叔齊一般「不食周朝粟，采薇而食之」，定或是只用洋貨、洋文？我們該信她的言還是行呢？缺情寡義，言行不一，也是張倩盈的悲哀。

我們能夠假設張倩盈出身極端反共家庭、對中國一無所知、對來自中國的物、情、文化無比抗拒，是立志帶領青少年奮起抗爭的青年領袖嗎？想深一點就知道，「作嘔」未必是真，有如小孩撒潑時的假話，要氣父母，就說你最不愛聽的話。缺乏對中國人情感的培育，這

才是真實的。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缺乏主導，以至絕大多數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廣有接觸而未必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想當領袖，沒有錯；但想藉「反中」紮起，則絕對錯了。

香港要實踐「一國兩制」，市民繼續享有自由，絕不是用對抗中央的方法，而是需要盡釋香港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中才可以達到。這個道理，許多偏執的自由主義者都弄不懂，何論張倩盈？懵懵懂懂就想當領袖，八成是受了有心人的蠱惑，站在了刻意遏制中國發展的那夥人一邊。她想帶人抗爭，如何抗爭？和平時代違反《國歌法》，只會被刑事處罰，若是戰時，就是漢奸行爲，人人得而誅之。香港年輕人都精叻過人，我不信有幾多人隨張而行。爲人作棋子，飛蛾撲火，是張倩盈的一大悲哀。

須反思「張倩盈現象」

出現張倩盈現象，我們值得反思的是：一個社會、一個地區，以至一個國家，共同的意識和歸屬感，亦即國族意識的形成要有恆久的文化沉澱，它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繼承的方式端乎政府的取向。講大戰略、講發展方向，是廟堂之士的責任，平民百姓，是不能靠講大道理維生的。務實的政府，應該在大道理的指導下，用種種方式，整合社會的力量，在各個方面從小培育民眾尊重祖宗、敬畏天道的好習慣。人是靠習慣生活的，能改變人生的不是你聽過的大道理，而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習慣。如何在家庭、學校、社會環境中形成一個綜合的情感效應，是一個系統工程，許多專家都懂，不需我詳述。再定個五年十年計劃，亡羊補牢，爲時未晚。只是正如老子所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供爲政者三思。

特朗普行事乖張 歐洲領袖無奈



國際觀察
孫海潮

，還要執行平衡的大國政策，特別是要與俄羅斯搞好關係。

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使歐盟深感惱怒，被認為是對歐盟和歐美傳統盟友關係的重大打擊。法德英領導人輪番勸說，特朗普皆不爲所動。但特朗普揚言大幅提高鋼鐵和鋁製品進口關稅後，歐盟急謀對策，美國隨後調門有所降低，歐盟稍安但仍心有余悸。

而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則使歐盟感受到了深入骨髓般的恐懼。法國總統馬克龍訪美，主要使命一是勸說特朗普放棄貿易戰，二是要退出伊核協議，接踵而至的默克爾執行相同使命，均無功而返。

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後，法德英三國領導人當即會晤並高調宣布不會退出。馬克龍指出，正如巴黎氣候協定沒有替代版本一樣，伊核維也納協議也沒有替代版本，呼籲行使「歐洲主權」，捍衛多邊主義，美國隨後調門有所降低，歐盟稍安但仍心有余悸。

5月10日凌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一天半之後，以色列對伊朗在敘利亞的多處目標發動空襲，是2011年敘利亞戰爭以來以軍發動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伊朗已把特朗普稱為「外交妖孽」，反美的怒吼響徹伊朗全境，令美伊關係處於1980年斷交以來最危殆的時期。

法國和英國與美國因「化武」事件對敘利亞發動空襲，遭到議會和反對黨強烈質疑。馬

克龍辯稱空襲前已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法國因此而成為敘問題的當事方，隨後在聯合國安理會提交「公正解決」敘問題提案，遭俄否決。馬克龍和英國首相文翠珊通過配合美對敘施壓影響特朗普的希圖徹底落空。

退伊核協議和平無望

歐盟的最大擔心，是美退出伊核協議和爲以色列壯膽可能使中東陷入全面戰爭，「伊斯蘭國」恐怖組織亦將捲土重來，直接受害者自然仍是歐洲。若巴黎歌劇院前恐怖分子持刀砍殺路人的一幕重演，將再次使法國舉國震驚。第二大擔心是將會蒙受巨額經貿損失。伊核協議簽署後，法德意三國與伊貿易和投資額急升，美對伊制裁勢必影響歐洲公司與伊合作。

馬克龍和默克爾分別強調要「顯示歐盟主權」和「掌握自己命運」，正是因爲歐盟難以在美國面前顯示主權和沒有掌握自己命運。歐盟對美國有着太多的不甘與抱怨，馬克龍在美國議會和大學的講演中已充分表達，但在具體行動中並無多少「自由度」。馬克龍批評美承認耶路撒冷爲以色列首都違反國際法，要求以「克制」，不要擴大戰火和槍殺巴平民，又說以擁有「防禦權利」。这便是歐盟（包括日澳韓加等）作爲美國「戰略跟班」的尷尬與無奈。

歐洲輿論稱，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現在只有一個盟友——以色列。歐盟將在捍衛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與美「據理力爭」。結果如何？只能且走且觀察了。鼠首兩端的歐洲並無多大迴旋餘地。

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主任、原駐外大使